



ней тому издал? Посылаю те
Карла Ян Ван-Дейка — прав
бы побыть у нас, однако-мн
нить это желание. Горячо об
а.

Твой [Феликс]

опять гошу в Вильно. Сегодня
да Стася. Пробуду здесь не
обнимаю всех вас, жаль, что
е хотя бы ненадолго.

Твой Фел[икс]

А. Э. Булгаков
Радом, 18 июля 1906 г.

Моя дорогая!

Сейчас уже ночь, я на вокзале ожидаю поезда. Вос
скоро и лето кончится, а я так и не успею
обратиться. Недавно я был в М
наю. Сеп[тембер]

囚徒日记及书信

Моя дорогая!

Так давно я не имел ника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ни от тебя,
ни о тебе. Напиши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 адресу: Нев
ский, д. 102, кв. 37, «Вестник Жизни», С.-Петербург.

封面设计 朱成梁

囚徒日记及书信

〔苏〕费·埃·捷尔任斯基

王恩圩 刘璧予 范 彬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0册

书号：10100·356 定价：0.65元

责任编辑 周曼斐

前 言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1877——1926年）是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波兰人民的光荣儿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炽热战士。

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7月22日悼念捷尔任斯基同志时曾说：“……现在伫立灵前，回忆捷尔任斯基同志所经历的全部路程，……就想用两个字来形容他这沸腾的一生：燃烧。”（《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73页）

捷尔任斯基十七岁时就庄严宣誓，要为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誓言。他逝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九岁，而他在沙皇的监狱里、在流放及服苦役中就度过了整整十一年，几乎是他生命的四分之一。这里翻译的狱中日记和大部分书信就是捷尔任斯基在被迫脱离直接的革命斗争生活时写的。尽管它们不能完整地反映出这个革命战士的大量的、多方面的活动，但却说明，即使在那样艰苦的时刻，捷尔任斯基仍然只有一个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由于当时从监狱里向外写信必得经过宪兵和监狱

当局的层层检查，即使偶然秘密地寄出一封信，也难免不落入敌手，因此信中只能用一些寓意和暗语，不可能直接地谈到党的事业和当时工人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从日记和书信的字里行间看到捷尔任斯基丰富的思想和崇高的境界，看到他对战友、亲人、特别是对孩子们的无限关怀和热爱。

捷尔任斯基有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尽管有时他感到难以忍受狱中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他明确自己所参加的斗争的伟大目的，因而从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他感到自己是和千百万革命群众在一起战斗，他看到旧制度即将崩溃，新社会的曙光就在前面。他认为：“给别人带来光明而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17年二月革命时，捷尔任斯基被营救出狱以后，便立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当时资产阶级最仇恨的名字莫过于捷尔任斯基了，因为捷尔任斯基用铁臂回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的历次猖狂进攻。当时人们称呼他为：“资产阶级的大灾星”。

在争取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斗争中，在与反革命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在恢复被破坏的运输工作中，在从事苏维埃国家的工业建设和捍卫俄共(布)党的统一和强大的工作中，捷尔任斯基永远是燃烧般地从事他

的沸腾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他在工作中燃烧尽了。”（《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74页）

火热的战斗豪情，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这些都是和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分不开的。在十月革命的暴风雨的年代中，人民称他为“铁人费利克斯”。人们传颂着他这样一位革命英豪，而他却总是谦逊地称自己为“革命的普通一兵”。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青年同志们推荐这本书。希望同志们在认真阅读和仔细思考之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象捷尔任斯基那样生活、斗争和工作。

译者

1979. 12

目 录

作者自传	1
主要人物介绍	5
致亲人的信(1898年1月——1902年5月)	7
逃亡	41
致亲人的信(1902年8月——1907年5月)	52
囚徒日记(摘录)(1908——1909年)	77
致亲人的信(1910年3月——1917年3月)	174
附录:致亲人的信(1918年5月——1926年5月)...	264
费·埃·捷尔任斯基生平年表	281

作者自传

我生于1877年。在维尔诺一所中学学习。1894年，当我在七年级读书的时候，参加了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1895年参加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时，我领导着手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的学徒小组，同时自学马克思主义。人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雅采克。1896年，我自动退学，因为我认为，应该为自己的信仰而有所作为，要接近群众并同他们一起学习。就在这一年，我要求同志们不要把我限在小组内，而要让我到群众中去。这段时间，在我们组织内部，在知识分子和上层工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这些上层工人要求知识分子教他们文化，教他们一般的知识等等，而不要去管别人的事，不要管群众。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为一名宣传员深入到从未有人过问的群众中去了，我参加了一些晚会，到过一些小酒馆，那里是工人们集聚的地方。

1897年初，党把我作为一名宣传员和组织者派到工业城市科夫诺去，当时那里还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波兰社会党^①又在不久前垮台了。在这里，我有机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

^① 波兰社会党是波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组织。

去，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贫困和剥削的情况，特别是对女工的剥削。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实际斗争中学会了组织罢工。这年下半年，宪兵用十个卢布引诱一个童工出卖我，我在街上被捕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分，我对宪兵自称热勃罗夫斯基。1898年，我被判到维亚特卡省流放三年。先是在诺林斯克。由于我性格执拗，同警察闹了一场，又因为我在马合烟厂当了装烟工人要受惩罚，于是我又被流放到五百俄里以北的凯哥罗德村。1899年我从那里乘船逃跑，出于思乡之念，我又回到了维尔诺。这时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正在和波兰社会党谈判统一问题。我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我认为，当1898年我还在监狱的时候，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没有参加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极大的犯罪。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从狱中写信给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领导人多马舍维奇博士。我回到维尔诺时，老同志都被流放了，领导人是年轻的大学生。他们不许我到工人中去，并急急忙忙地打发我出国。为此，我结识了一些走私贩子，他们用犹太人的车子，沿着维尔科米尔公路把我送到边界。车上，我认识了一个青年人，只花了十个卢布，他就给我搞到一个护照。一到火车站，我就买了票去华沙。

华沙当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只有波兰社会党和崩得^①。社会民主党被破坏了。我和工人们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恢复了我们的组织。首先使制鞋工人脱离波兰社会党，然后大批大批的细木工人、五金工人、皮革工人、面包工人都脱离

^① 崩得是全犹太社会民主联盟，这是一个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的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

了波兰社会党。于是，我们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开始了殊死的斗争。尽管我们没有资金，没有宣传品，没有知识分子，但是我们还是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那时工人叫我阿斯特罗诺姆和弗兰克。

1900年2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捕。起先关在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后来又关在谢德尔采监狱。

1902年我被判流放东西伯利亚五年。同年夏在去维柳伊斯克的路上，我和社会革命党人斯拉德科别夫采夫一起乘船从韦尔霍连斯克逃跑。这一次我到国外，是由一些熟悉的崩得分子安排我偷渡的。在我到达柏林后不久，8月我们的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就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出版《红旗报》^①。为了便于从国境线外与党取得联系并协助党工作，我搬到了克拉科夫。从那时起我叫尤泽弗。

1905年1月之前，我常常到俄属波兰去从事地下工作。1月我定居该地，并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部委员的身分在那里工作。6月我在城外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被捕，十月大赦^②时获释。1906年我被派去斯德哥尔摩参加统一的代表大会。我作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8月到10月我在彼得堡工作，1906年底在华沙被捕，1907年6月具保获释。1908年4月我

① 《红旗报》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铅印机关报。该报是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倡议，1902年8月由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柏林代表会议决定出版的。这个报纸一直发行到1918年，共出了195号。

② 十月大赦是1905年10月17日沙皇宣言后的大赦。

再度被捕，根据新老两次案件受到审判，两次都被判终身流放。1909年底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塔谢耶沃只呆了七天，我就逃跑，经华沙出国。后又迁居到克拉科夫，常到俄属波兰去。

1912年迁往华沙。9月1日我又被捕，因为我曾从流放地逃跑，被罚服苦役三年。1914年战争开始以后，我被转押到奥廖尔，在那里服完苦役。后来又被押到莫斯科。1916年在莫斯科，根据我从1910年到1912年期间搞党的工作，再次判我苦役六年。二月革命把我从莫斯科中央监狱解放出来。8月前我一直在莫斯科工作。8月莫斯科派我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我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留在彼得格勒工作。

我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后来，在该委员会解散后，我被委派去组织同反革命斗争的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年12月7日)，并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

后来，我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4月14日又兼任交通人民委员。

费·捷尔任斯基

1921年

主要人物介绍

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和父称：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别名：费列克，尤泽弗……

索·西·捷尔任斯卡娅——捷尔任斯基的夫人。名字：索菲娅；爱称：佐霞。

亚西克·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儿子。

阿·埃·布尔加克——捷尔任斯基的大姐。名字：阿莉多娜。

格·阿·布尔加克——捷尔任斯基的大姐夫。名字：格迪明。

娅德维加——捷尔任斯基的二姐。

斯·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大哥。名字：
斯坦尼斯瓦夫。

卡齐米尔——捷尔任斯基的弟弟。

伊·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弟弟。名字：
伊格纳齐。

弗·埃·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的小弟弟。名字：
弗拉迪斯瓦夫。

西·亨·穆什卡特——捷尔任斯基的岳父。

致 亲 人 的 信

(1898年1月——1902年5月)

给阿·埃·布尔加克^①

[于科夫诺监狱]^② 1898年1月13日^③

亲爱的阿莉多娜：

谢谢你的来信。真的，当你与世隔绝、无所事事的时候，收到别人的来信或者给别人写信将会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由于我长期独居“公馆”，所以，消息很闭塞，生活很单调。对我来说，现在能使我获得任何新消息的信都是很宝贵的。……你说我是“可怜虫”，这你可大错特错了。自然，我不能说我是愉

① 阿莉多娜·埃德蒙多夫娜·布尔加克是捷尔任斯基的大姐。

② 捷尔任斯基1897年7月17日在科夫诺被捕。此处和以后的方括号内的词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复原的。

③ 1918年以前的日期都是旧历。

快和幸福的，但这绝不是因为我在坐牢。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比那些在监狱外面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的人要幸福得多。如果我必须选择：蹲监狱还是过没有意义的自由生活，我宁肯选前者，否则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尽管我是在监狱里，但是我并没有垂头丧气，……在这里，我可以从容地用批判的眼光回首往事，这对我是有益的，……监狱只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才是可怕的……

从一切可能看来，我还必须在这里呆一年，因此，你的关于1898年的愿望怕不能实现了。

……你不要以为监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不。斯坦尼斯瓦夫^①真好，他非常关心我。我有许多书，我在学习，学德语，我有一切必需的东西，甚至比我在外面时还多……

你的小鲁道夫的身体好吗？他应该长大了，会走了吗？会说话了吗？你知道，你应该把他教育得把诚实看得高于一切。这样的人在任何生活境遇中都会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这一点我是相信你的。我在一本书里谈过，摇小孩睡觉对小孩不好，就象鸦片一样，不仅对他的身体，而且对他的智力和性格的发育都有害处。如果在小孩不想睡觉的时候硬要让他睡，把他摇来摇去，用人为的办法使他入睡，那就会直接影响到脑子，进而影响到全身。这种哄小孩睡觉的办法沿袭已久，这不是为小孩好，而是父母们图方便。为了利用时间，母亲一边纺织，一边用脚踩摇篮，这是最有害的。

你问到我的健康情况。我的身体还是老样子，眼睛有点

^① 斯坦尼斯瓦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大哥。

不舒服。

祝大家身体好、愉快、生活满意。

拥抱你们三个人。

爱你的弟弟 费利克斯

给阿·埃·布尔加克

〔于诺林斯克〕^① 1898年9月7日

亲爱的阿莉多娜：

我曾答应过你，我一放出来就立刻给你写信，可不知怎么拖了下来，直到现在……我是8月14日才获释的。如果说跳蚤、臭虫、虱子等等能使人愉快的话，那么这一趟我可真是享了福了。真的，我宁愿在监狱里多呆些日子，也比经历这条路程强。我是乘船沿奥卡河、伏尔加河、卡马河和维亚特卡河顺流而下的。这一路可真难熬！我们被锁在所谓的“底舱”里，犹如罐头里的鱼一样。

由于光线暗淡，空气不足，又缺乏通风设备，因此舱内十分闷热。尽管我们身上一丝不挂，还是象在澡堂一样，浑身湿漉漉的。我们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享受”。够了，这些事不值一提，因为我现在还无法摆脱这样的处境。我在维亚特卡获释，允许我自费到县城诺林斯克。住在维亚特卡铁路建设工程处附近的扎维沙先生的一位朋友，借给我二十卢布，这些要在以后偿还。我现在已经到诺林斯克了。如果不征我入伍，也

^① 1898年夏，捷尔任斯基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的县城诺林斯克，为期三年。

不放逐我到西伯利亚中国边境的黑龙江或者其它地方去服苦役的话,那么,我将在此地呆三年。在这里要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到本地的马合烟厂做工,一个月挣七卢布。这里的居民不过五千,有些是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流放来的,也就是说,还是有人可以聊聊天的。遗憾的是,我不喜欢闲聊,我想工作。工作使人感到自己是在生活,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没有这样的地方,也不需要如此热爱工作的人。然而我力求成为一个多少有益的人,所以我就学习。这里的书不多,有个地方自治会办的图书馆。我了解了这个自治会的活动,这种地方自治会在我们^①那里至今还没有。我常常散步,狱中的生活已逐渐淡忘,更确切地说,已经忘记了。但是我没有忘记自由,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自由。但总有一天,我会获得自由的,而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也许,我罗唆得让你厌烦了吧……

以上是我昨天(9月6日)写的,今天又看了一遍,我想你一定不会满意的,因为我对如何安排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实在说得太少了。我租了一间小房间,在一个流放犯那里搭伙。不过,我不想再去那里搭伙了,因为每天要步行到他那里去,一到秋天,路上的泥浆,说得夸张些,真可以把人淹死……一般来说,此地的生活费用是比较低的。但是由于离铁路线远,工业品的价格要比我们那里贵一倍。说是计划从维亚特卡,经诺林斯克到喀山要建一条铁路,看来,这个计划很快要由政府批准了。让这些铁路建起来吧!让这些铁路带来资本

^① 指在波兰。

主义的繁荣并为资本主义服务吧！可是，随着这些铁路的铺设，自由的呼声就会象幽灵一样潜入进来，如同一场大灾难，使他们胆战心惊。这呼声说：“给我们自由和面包！”而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再让我们来较量一番吧！铺设铁路势必要促进工厂的发展，许多人只看到这件事情的消极的一面。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一定会导致大多数人的贫困，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财富将集中到个别有钱人的手中，从而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其实，凡事总有它的两个方面：工厂的增加确实会加速工人的贫困（但是，即使工厂不增加，贫困也一样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工厂的增加也促进了人们的团结，使工人们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斗争，从而给自己增添力量，带来光明，摆脱压榨。既然他们需要铁路，就让他们去建设吧！就让他们去加紧剥削吧！他们正在给自己挖掘坟墓。而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现在就应该积蓄力量，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应该养精蓄锐，做好一切准备，迎接那一时刻的到来。的确，很少有人会羡慕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事业的光明前景，领略到了这一事业的强大威力，意识到是生活使我们变成了战士，而我们正在为这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绝不贪图苟且偷安的小市民生活。任何生活里的不愉快也不会使我们气馁，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这一事业是超乎一切日常生活琐事之上的。我们的事业虽然刚刚开始，但它的前途是无量的，我们的事业是不朽的。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些？请别见怪，我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就转到这方面来了。每当我写家信时，我都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们家目前